

##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 动因、影响与挑战<sup>\*</sup>

杨 猛 郑先武

**摘 要：**2021年10月18日以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开始尝试构建所谓的中东“四方机制”。该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化、采用小多边模式、无明确敌对目标、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因素，构成了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大国，加强与阿联酋、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冲未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损失等多重因素，推动其加入该机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给印度本国、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政经格局均带来一定影响。今后，该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以及印度能否借助该机制达成其预期目标仍面临效力存疑、目标趋异、安全风险、理念落后、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关键词：**印度；中东“四方机制”；小多边主义；《亚伯拉罕协议》

**作者简介：**杨猛，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23）；郑先武，博士，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21002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3)03-0128-3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2020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权力格局演变中的中美竞争”（KYCX20\_0008）及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ZD146）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2021年10月18日,以色列、阿联酋、印度和美国四国外交部长(美国为国务卿)联合举行了一场线上会议。会议讨论了四国在西亚及更广泛的亚洲区域扩大经济和政治合作,相关议题聚焦气候变化、海上安全、贸易与能源合作、公共卫生等领域。<sup>①</sup> 四国一致同意创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并在联合工作组确定的共同利益领域任命高级专业人员。此外,四国外交部长计划不久之后将在迪拜举行的2020年世博会<sup>②</sup>期间举行面对面会谈。<sup>③</sup> 一些国际媒体将此次会议视为“新四方安全对话”或“中东版四方安全对话”的启动仪式。2022年7月14日,在美国总统拜登出访中东期间,以阿印美四国政府首脑以视频方式举行中东“四方机制”(I2U2)首次领导人会谈,集中讨论了粮食安全危机和清洁能源问题,并重申这一独特的国家集团旨在利用社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来应对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关注水资源、能源、交通、太空、卫生和粮食安全方面的联合投资和新倡议。<sup>④</sup> 在“四方机制”框架内,阿联酋将投资20亿美元,印度将在国内开发一系列综合食品园区,美国和以色列私营部门将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此外,四国将联合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开发一个混合可再生能源项目,该项目包括300兆瓦的风能和太阳能容量,并辅以电池存储系统。四国领导人表示,这些项目是一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旨在促进改善人员和货物跨半球流动的倡议和投资,并通过科学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可持续性和韧性。<sup>⑤</sup> 此次领导人会谈标志着中东“四方机制”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国家,为何寻求加入中东“四方机制”? 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产生了何种影响? 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

目前,学界研究中东“四方机制”的成果相对匮乏。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与印度的中东政策、美国的印太战略、《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国(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对外政策联系密切。

① Sankalp Gurjar, “A New Quad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RUSI*, November 4, 2021,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new-quad-western-indian-ocean>, 上网时间:2022年3月2日。

② 2020年迪拜世博会因疫情推迟至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举办。

③ Rezaul H Laskar, “New Grouping of India, UAE, Israel, US to Meet Next Year,” *Hindustan Times*,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new-grouping-of-india-israel-us-and-uae-expected-to-hold-meeting-in-march-101639394229418.html>, 上网时间:2022年3月9日。

④ “Joint Statement of the Leaders of India, Israel,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2U2),” *The White House*, July 1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4/joint-statement-of-the-leaders-of-india-israel-united-arab-emirates-and-the-united-states-i2u2/>,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2日。

⑤ Rezaul H Laskar, “I2U2: \$ 2-bn Initiative Unveiled to Boost Food Security, Green Energy in India,” *Hindustan Times*, July 14, 2022,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i2u2-2-bn-initiative-unveiled-to-boost-food-security-green-energy-in-india-101657797177172.html>, 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5日。

首先,就印度的中东政策而言,印度和中东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两区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保持长久联系。近代以来,印度与中东地区在英国殖民体系下继续保持紧密交往。印度自独立以后,其中东政策大致经历了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期间,印度在中东地区奉行亲阿反以、反帝反殖、不结盟等政策,重点发展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印度根据国际局势变化逐步调整其中东外交政策,推动与以色列建交,并借助印以关系与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协调,加强与沙特、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在中东各势力间实行平衡外交,全面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多领域友好合作关系。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奉行务实的中东外交政策,中东地区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印度外交规划中,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提升。<sup>①</sup>

其次,就美国的印太战略而言,对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印太战略的内涵、动因、影响与应对四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印太战略主要包含三项内容,即强化盟伴体系、增加军事存在、补足经济短板。<sup>②</sup>其二,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动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重心转向印太区域,美国关注的重点自然要向该地区

① 参见魏亮:《浅析印度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11期,第41-50页;曾向红、陈明霞:《追求“领导性大国”: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32-45页;肖军:《冷战后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走向区域整合的新阶段》,载《印度洋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4-126页;王历荣、时宏远:《论印度与中东关系的嬗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27-32页;钮维敢:《论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印度中东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4期,第67-73页;付宁:《独立后的印度中东政策之管窥》,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5-19页;Bansidhar Pradhan,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ia’s West Asia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1, 2004, pp. 1-88; Prithvi Ram Mudiam,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4; Rajendra M. Abhyankar, ed., *West Asia and the Region: Defining India’s Role*,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8; John Harriss, Craig Jeffrey and Trent Brown, *Ind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and Medford: Polity Press, 2020; Shashank Joshi,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Asian Affairs*, Vol. 46, No. 2, 2015, pp. 251-269.

② 参见夏立平、钟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22-28页;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3-35页;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载《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第44-60页;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与相关国家的能源合作:动因、特点及影响》,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6期,第54-83页;王联合:《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06-130页;William Choong, “The Retur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 Assess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5, 2019, pp. 415-430; Ashley J. Tellis, “Waylaid by Contradictions: Evaluating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4, 2020, pp. 123-154; Mori Satoru,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First Year in the Indo-Pacific: Balancing, Order-Building and Managing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sia-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2, 2021, pp. 77-106.

转移;二是通过印太战略调动更多资源转向中国周边,以迟滞中国崛起;三是印度作为与中国有领土争议且为实行所谓“民主”制度的印度洋大国,被美国视为遏制中国的天然盟友,印太战略意在凸显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作用。<sup>①</sup>其三,美国的印太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一战略给中国崛起带来一定压力;另一方面,印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大国平衡政策、美国缺乏足够资源投入以及中国相应的反制措施等诸多因素,掣肘美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sup>②</sup>其四,中国根据美国印太战略的表述和推进程度适时作出评价和应对。具体而言,在全球层面,中国应在优势领域与美国开展竞争,避免四处出击进而陷入战略透支;在区域层面,中国应肩负起区域大国责任,努力构建崛起国正当性,守住中国发展的区域基本盘;在中国周边以及世界战略性区域,中国应综合运用强制与安抚两种策略,细化与拥有不同需求国家的利益对接,主动塑造周边环境并尽力瓦解美国联盟体系,营建有利于中国的斗争态势。<sup>③</sup>

① 韦宗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第145页;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8页;陈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2期,第66-80页;赵晨光:《美国“印太战略”为何不涉非洲——“去非洲化”及其动因与影响》,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46-59页;David Scott, “The Indo-Pacific in US strategy: Responding to Power Shift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3, No. 2, 2018, pp. 19-43; He Kai and Li Mingjiang,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o-Pacific: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gional Actor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1-7; Robert A. Manning,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Myths and Reality,” *Valdai Paper*, No. 89, 2018.

② 曹筱阳:《美国“印太”海上安全战略部署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第34页;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晌》,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29-46页;阎德学、李帅武:《“印太战略”升级版及其对中国的威胁》,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第40-53页;蔡鹏鸿:《美军推进“印太”海上安全战略新动向:影响与挑战》,载《国际展望》2020年第4期,第24-41页;Tan Seeseng, “Consigned to Hedge: 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131-148; Hu Weixing,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Review*, Vol. 20, No. 3, 2020, pp. 127-142; Nilanthi Samaranyake *et al.*, “Parsing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Policy,” *ORF*, February 28, 2022, <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2264830/parsing-biden-administrations-indo-pacific-policy/3023833/>, 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日。

③ 张立:《美国“印太”联盟战略的困境与中国的应对》,载《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4期,第35-36页;李家胜:《美国“印太战略”与地区两极化》,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3期,第22-42页;陈积敏、冯振男:《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6期,第32-52页;刘稚、安东程:《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与应对》,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4期,第22-43页;祁欣、肖雨濛:《美国“印太战略”发展态势及中国应对思考》,载《国际贸易》2020年第6期,第14-21页;葛成、沈铭辉:《美印视角下的“印太战略”:政策限度及中国的应对》,载《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43-51页;Hu Weixing and Meng Weizha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hina’s Respons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3, 2020, pp. 143-176; Ye Xiaodi, “Explaining China’s Hed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转下页)

最后,就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的对外政策而言,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美以特殊关系,二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三是以色列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世界性大国的关系。<sup>①</sup>阿联酋成立于 1971 年,其外交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1~2010 年,阿联酋分别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追随沙特与美国,多扮演地区斡旋者角色,在对外政策中追求折中与平衡;第二阶段是 2010~2018 年,2010 年底的中东剧变拉开了“新中东”的序幕,阿联酋与沙特深度绑定,奉行“威胁平衡”政策,利用军事硬实力与经济软实力打击、分化敌方阵营;第三阶段是 2018 年至今,受多种因素影响,中东格局异变,阿联酋对外政策由“威胁平衡”转变为“多元平衡”。<sup>②</sup>

本文尝试从印度的视角出发,探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国家,为何寻求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以及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下文将从五个部分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 一、中东“四方机制”的特征与印度加入其中的基础性条件

就目前而言,中东“四方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合作模式灵活、敌对目标缺乏、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

第一,由不同类型国家构成。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均是由同类型的国家组成。前者成员均为所谓民主国家,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四方安全对话”不是军事联盟,而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四个成员坚信印

---

(接上页注<sup>③</sup>) Strategy,” *China Review*, Vol. 20, No. 3, 2020, pp. 205-238; Liu Feng, “The Recalibration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9-27.

① 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1999 年第 4 期,第 33-40 页;余国庆:《以色列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外交战略的演进——兼论阿以关系新突破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21 年第 2 期,第 47-66 页;Norman Podhoretz,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lex History,” *Commentary*, Vol. 105, No. 5, 1998, p. 48.

② 孙德刚、喻珍:《从威胁平衡到多元平衡:“新中东”视野下的阿联酋对冲战略》,载《西亚非洲》2021 年第 2 期,第 67-95 页;William A. Rugh,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0, No. 1, 1996, pp. 57-70; Hassam H. Al-Alkim, “UAE Policy Toward the Sub-regional Power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6, No. 4, 1999, pp. 19-23; Khalid S. Almezaini, *The UAE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id,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30-31.

太区域需要保持自由和开放,共同致力于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sup>①</sup>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更进一步,由前英联邦国家、“五眼联盟”成员所组成。与这两个机制不同,中东“四方机制”是由不同类型国家构成,美印是所谓的民主国家,阿联酋是君主制国家,以色列则因其凸显的种族因素被一些学者称为“种族民主国家”<sup>②</sup>。

第二,采用灵活的小多边模式。传统多边主义的困局正导致国际社会重新关注起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也称微边主义)。<sup>③</sup> 中东“四方机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相比于双边关系而言,小多边模式影响力更大,更易发掘共同利益、进行议题联系,进而更能促进整体收益。相对于多边关系而言,小多边模式由于只有较少的成员,利益协调的成本较低,成员间更易达成共识;该模式决策程序较为简化,反应更敏捷、灵活,效率更高。因此,以阿印美四国采用小多边模式构建中东“四方机制”正是为了超越双边关系,获得更多收益,同时避免多边主义冗杂繁琐的决策过程,以高效解决共同关切。

第三,没有明确的敌对目标。相比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把中国作为其在印太区域的主要针对对象,中东“四方机制”则没有明确的敌对目标。以阿印三国不认为中东“四方机制”是四方安全对话在中东区域的延伸,中国不构成共同的敌对目标。以印度为例,印度不支持中东“四方机制”发展为“反华论坛”,印高层深知尽管美国与中国在全球各个层次和多个领域竞争,但两国也有接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晤以及中美元首会晤,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印度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以敌对为导向,必须留下转圜空间。<sup>④</sup>

第四,非军事领域合作为主。中东“四方机制”安全议程有限,没有明显的军事成分,而是以经贸、基建等功能性合作为主。以色列驻印度代理大使兼使团副团长罗尼·耶迪迪亚-克莱恩(Rony Yedidia-Clein)表示,新宣布的中东“四方机

<sup>①</sup> “QUAD a Group of Like-Minded Democracies, Not Military Alliance: Anthony Blinken,” *CNBC-TV18*, July 28, 2021, <https://www.cnbc18.com/world/quad-a-group-of-like-minded-democracies-not-military-alliance-us-secy-of-state-anthony-blinken-10154541.htm>, 上网时间:2022年3月10日。

<sup>②</sup> Sammy Smooha, “The Model of Ethnic Democracy: Israel As a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4, 2002, pp. 475-503.

<sup>③</sup> Rajeswari P. Rajagopalan, “A Quad for the Middle East?,” *ORF*, October 22, 2021,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a-quad-for-the-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2年3月12日。

<sup>④</sup> Ashwin Ahmad, “New Quad Broadens India’s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Options,” *StratNews Global*, October 19, 2021, <https://stratnewsglobal.com/china/new-quad-broadens-indias-diplomatic-and-strategic-options/>, 上网时间:2022年3月19日。

制”是经济合作论坛,专注于贸易而非战略关系。<sup>①</sup> 以色列新任驻印度大使瑙尔·吉隆(Naor Gilon)在与媒体的第一次互动中说:“合作从不反对某事,总是为了某事”,表示以阿印美四国在看待全球事件的方式上发挥着显著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可被用于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sup>②</sup>

中东“四方机制”得以建立和印度能够加入该机制,均有一定的基础性条件作为前提,这些前提包括以《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为标志的阿以关系<sup>③</sup>正常化、中东的战略性地缘位置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性,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和中东格局变化给印度带来的机遇等。

### (一) 区域性条件: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以关系正常化

以《亚伯拉罕协议》为基础的阿以关系正常化是中东“四方机制”得以建立的重要区域性条件。2020年9月15日,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以亚伯拉罕命名,旨在强调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有着共同的起源,两者都是信奉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一神教”。在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后,苏丹、摩洛哥也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至此,共有六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与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以及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达成的具有“冷和平”(cold peace)性质的协议不同,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之间的正常化协议,超越了巴勒斯坦问题及其自1940年代以来在阿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中的中心地位,更多关注土耳其和伊朗势力上升所引发的共同安全关切。<sup>④</sup>

阿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个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政治上,双方互设使馆,开展高频次高层互访。经济上,阿联酋设立一项30亿美元的“亚伯拉罕基金”(Abraham Fund),重点投资贸易、技术、基础设施和能源等优先合作领域。2021年,包含钻石贸易在内的双边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

<sup>①</sup> Suhasini Haidar, “‘India-Israel-UAE-U. S. Quad to Focu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Says Israeli Envoy,” *The Hindu*, October 19,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israel-uae-us-quad-to-focus-on-economic-cooperation-says-israeli-envoy/article37072323.ece>, 上网时间:2022年3月22日。

<sup>②</sup> Rekha Dixit, “New Quad of India, US, Israel, UAE Showing Synergy, Says New Israel Ambassador,” *The Week*,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theweek.in/news/india/2021/10/28/new-quad-of-india-us-israel-uae-showing-synergy-says-new-israel-ambassador.html>, 上网时间:2022年3月25日。

<sup>③</sup> 除非特殊说明,本文的“阿以”、“阿以关系”与“阿以两国”中的阿以特指阿联酋与以色列。

<sup>④</sup> Mohammed Soliman, “An Indo-Abrahamic Alliance on the Rise: How India, Israel, and the UAE Are Creating a New Transregional Order,”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28, 2021,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indo-abrahamic-alliance-rise-how-india-israel-and-uae-are-creating-new-transregional>, 上网时间:2022年4月3日。

双方还于2022年5月31日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安全上,两国承诺进一步开展防务合作,包括以色列支持美国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机,以及以阿两国加强反恐合作等。人文上,两国民间交往频繁,即使出行受到疫情影响,2021年仍有30万以色列人到访阿联酋。<sup>①</sup>

2021年10月13日,为纪念《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一周年,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外长到访美国,与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表明以阿美三边关系逐渐稳固并不断深化。10月18日,印度“加入”以阿印美四国线上会议,标志着中东“四方机制”正式建立。

## (二) 地缘性条件: 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

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印度关注该地区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主要体现在中东独特的地缘位置与全球能源中心地位。中东地处全球重要的交通节点,素称“两洋三洲五海之地”。该地区的苏伊士运河是沟通亚非欧三大洲、印度洋大西洋的咽喉要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据统计,每年全球约30%的集装箱运输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年货物运输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在过去150年里,超过140万艘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总吨位达311亿吨,货物总量达248亿吨,为埃及带来高达1,481亿美元的巨额收入。<sup>②</sup>作为疏通亚欧地区间大宗商品、能源资源、消费品及零部件的战略通道,一旦该运河遇阻,全球贸易将受到极大影响。2021年3月23日,台湾地区长荣集团旗下巴拿马籍货轮“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导致航行中断。据德国保险公司安联(Allianz)测算,搁浅导致的苏伊士运河封锁或使全球贸易每天损失60亿至100亿美元。<sup>③</sup>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截至2019年底,中东国家的石油储量为1,212亿吨,占全球总探明储量2,446亿吨的49.5%。<sup>④</sup>中东石油油层埋藏浅,开采运输条件便利,资源开发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中东由此成为世界重要的能源

<sup>①</sup> Ben Lynfield, “Israel’s Rewarding Road to Norm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31,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31/israel-abraham-accords-normalization-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2年4月7日。

<sup>②</sup> 《中东面面观 | 埃及的2021——再看“长赐号”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年12月27日,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copy\\_url&item\\_id=417782323951276289&rack\\_id=F1C883E0-285E-4047-8E27-6988614945A1\\_662295256440](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copy_url&item_id=417782323951276289&rack_id=F1C883E0-285E-4047-8E27-6988614945A1_662295256440), 上网时间:2022年4月9日。

<sup>③</sup> “The Suez Canal Ship Is Not the Only Thing Clogging Global Trade,” *Allianz SE*, March 26, 2021, [https://www.allianz.com/en/economic\\_research/publications/specials\\_fmo/2021\\_03\\_26\\_SupplyChainDisruption.html](https://www.allianz.com/en/economic_research/publications/specials_fmo/2021_03_26_SupplyChainDisruption.html),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3日。

<sup>④</su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BP*,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1-full-report.pdf>,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7日。

供应地。<sup>①</sup> 印度作为有着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国家,中东地区的战略枢纽和石油供应地位对印度的全球贸易、海外利益拓展以及工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为印度介入该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相比于非洲、南美、南太等其他地区,中东距离印度更近,与印度互动更频繁,在印度外交政策中所占比重更大;另一方面,相比于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南非、巴西等新兴工业国,印度与中东这一世界主要石油产区距离更近,便于获得能源供应。印度身处印度洋的中间位置,是商船从西欧、中东到东亚的途径之地,在全球航运中具有较大地缘优势。概言之,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与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印度和中东距离较近有密切关联。

### (三) 背景性条件: 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削弱,美国逐渐成为该地区惟一的支配性大国。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重大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石油、反恐、推进民主三个方面。过去十年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在从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以三大事件为标志:一是美国逐步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美国从伊拉克撤出全部战斗部队。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攻城略地,美国派遣 5,000 多人的地面部队到伊拉克协助其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随着“伊斯兰国”土崩瓦解,驻伊美军规模逐步减小,至 2020 年 9 月,只剩约 2,500 人。二是美国不再派遣地面部队干预中东局势。过去十年来,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也门、乌克兰等国国内冲突,要么以空袭方式进行干预,要么仅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持,不再派遣地面部队作战。<sup>②</sup> 三是美国政府开始尝试小幅妥协以换取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尽管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存在严重缺陷”<sup>③</sup>,但奥巴马和拜登两任政府都支持伊朗核协议,其主要考量在于通过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降低维持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的成本。

美国退出中东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服务转向印太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时期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图景日渐清晰,即从全球非核心区进行战略收缩,集中力量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太区域以应对中国崛起。其次,美国页

<sup>①</sup> 杨言洪、田冉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研究》,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62 页。

<sup>②</sup> 牛新春:《在“后撤军时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何处去》,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5 期,第 14-15 页。

<sup>③</sup> Anne Gearan and Karen DeYoung, “Trump Pulls United States Out of Iran Nuclear Deal, Calling the Pact ‘An Embarrass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8,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will-announce-plans-to-pull-out-of-iran-nuclear-deal-despite-pleas-from-european-leaders/2018/05/08/4c148252-52ca-11e8-9c91-7dab596e8252\\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will-announce-plans-to-pull-out-of-iran-nuclear-deal-despite-pleas-from-european-leaders/2018/05/08/4c148252-52ca-11e8-9c91-7dab596e8252_story.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4 月 17 日。

岩油技术的成熟、产量的提高不仅导致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量大为减少,还使美国和中东产油国成为全球能源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随着能源革命的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中东石油作为战略武器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最后,近年来恐怖主义日益呈现出本地化趋势,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主要来自于本土,中东地区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应对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sup>①</sup>当然,尽管俄罗斯、欧盟、印度、中国等其他行为体不断扩大参与中东事务,但美国仍然是当前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真正退出中东地区面临诸多挑战,一旦中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美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该地区。此外,中美大国竞争是全球性的,中东也是中美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域,因此,美国需要的或许不是退出中东,而是重新定义中东的战略价值。正是这种主观上想要退出但客观上无法退出的矛盾,为印度更多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机遇。

## 二、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动因

印度作为域外大国,多种因素推动其加入中东“四方机制”,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强化与阿以两国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对冲印度未能加入 RCEP 带来的损失等。

### (一) 强化与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合作关系

中东在印度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印度积极发展与中东各国外交联系,其中以色列和阿联酋是其重点关注对象。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可以进一步强化印度与阿以两国的合作关系。

印度与阿联酋的友好互动由来已久。双方的传统联系可以追溯到 3000 年前。1971 年阿联酋联邦成立后,印阿双边关系蓬勃发展,进入 21 世纪,双方进一步拓展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sup>②</sup>印度总理莫迪执政后,两国高层互访频密。莫迪先后于 2015 年 8 月 16 日至 17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至 11 日和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访问阿联酋,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先后于 2016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2017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2017 年阿布扎比王储对印度访问期间,两国关系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9 年莫迪对阿联酋访问期间,阿联酋政府向莫迪颁发阿联酋国家

<sup>①</sup> 牛新春:《中东到底还有多重要?》,载《世界知识》2021 年第 14 期,第 74 页。

<sup>②</sup> “The Republic of India — UAE Relationships,”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United Arab Emirates*, <https://www.mofaic.gov.ae/en/Missions/Kerala/UAE-Relationships/Bilateral-Relationship>,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

最高荣誉勋章——“扎耶德”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sup>①</sup> 经贸方面,两国 2019 年双边贸易额 590 亿美元,阿联酋是印度除中国、美国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印度是阿联酋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阿联酋是对印度投资最多的阿拉伯国家,投资规模约 170 亿~180 亿美元,其中 116.7 亿美元为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服务业、海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开发等五大领域。<sup>②</sup> 此外,两国防务合作、文化交流水平不断提升,两国军事部门在人道主义援助、灾后重建、打击海盗、反恐等领域日益升级合作。

印度对阿联酋的战略需求集中在能源、侨汇、航空航天合作、调解印巴关系等方面。首先,印度从阿联酋进口大量能源资源。印度是世界第三大原油进口和消费国,对外依存度约 85%。<sup>③</sup> 阿联酋是印度第五大石油供应国,印度是阿联酋第二大石油进口国。阿联酋是第一个以原油方式投资于印度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的国际合作伙伴。近年来,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使得印度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大幅提高,2017~2019 年,印度从阿联酋进口的天然气逐年增长,分别为 5 亿、5 亿和 36 亿立方米。<sup>④</sup> 其次,阿联酋是印度侨汇的重要来源国。在阿联酋的印度侨民约 350 万,约占阿联酋总人口的 30%,其中,65% 为蓝领,20% 为非专业白领,15% 为专业人士和商人。<sup>⑤</sup> 2020 年,印度来自阿联酋的侨汇收入为 230 亿美元,占其侨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sup>⑥</sup> 再次,印阿两国在太空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阿联酋航天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20 年 7 月 20 日,阿联酋成功发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并计划于 2024 年前送“拉希德”号月球车登月。阿联酋希望借助印度小型、低成本的卫星运载火箭技术发射小

---

① “Narendra Modi Conferred with Order of Zayed,” *Gulf News*, August 24, 2019, <https://gulfnews.com/uae/narendra-modi-conferred-with-order-of-zayed-1.65990341>,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8 日。

② “Bilateral Economic & Commercial Relations,” *The Embassy of India*, Abu Dhabi, U. A. E., <https://www.indembassyuae.gov.in/bilateral-eco-com-relation.php>,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2 日。

③ Nishant Ugal, “India’s Oil Import Bill Doubles to \$ 119 Billion,” *Upstream*, April 26, 2022, <https://www.upstreamonline.com/finance/india-s-oil-import-bill-doubles-to-119-billion/2-1-1-206526>, 上网时间:2023 年 4 月 17 日。

④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 2018, 2019, 2020 ),” *BP*,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

⑤ “Indian Community in UAE,” *The Embassy of India*, Abu Dhabi, U. A. E., <https://www.indembassyuae.gov.in/indian-com-in-uae.php>,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9 日。

⑥ 丁隆、张菡文:《“中东版四方安全对话”:没有前途的“清谈会”?》,载《世界知识》2021 年第 23 期,第 47 页。

型卫星,而印度则对阿联酋火星任务的相关数据较为感兴趣。<sup>①</sup>最后,阿联酋以其中立者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参与调解印巴纠纷。阿联酋与巴基斯坦同为伊斯兰国家,具有文化习俗上的亲缘关系,而阿联酋与印度之间也是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印巴矛盾中,作为与两国同为友好国家的阿联酋可以起居间调停作用。例如,2021年4月,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国家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降级与停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阿联酋驻美大使优素福·阿尔·奥泰巴(Yousef Al Otaiba)所说:“它们(印巴)可能不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但至少我们想让它(印巴关系)达到一个功能性、可操作、相互交谈的水平”。<sup>②</sup>

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与中东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宗教、军事以及同属美国阵营上的密切联系,掩盖了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印美关系改善、印度经济能力的提升及其不再执着于不结盟运动开始推动印度大力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1992年印度与以色列建交后,一方面,两国在反恐、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不断深入合作;另一方面,碍于“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与巴基斯坦关系”等因素,印度刻意与以色列在政治关系上保持“低调”,形成了独特的“军火”“经热”“政温”的关系特点。<sup>③</sup>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奉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开始将印以关系与巴以关系解耦,大力推进印以关系发展,两国在防务、反恐和经济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sup>④</sup>2017年7月,莫迪访问以色列,成为印度独立70年来首次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两国在此次访问中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并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1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一个由130名商人组成的代表团的陪同下出访印度。内塔尼亚胡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网络安全、能源与太空合作、电影制作、农业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协议,进一步强化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2021年11月2日,莫迪与时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贝内特称莫迪为“以色列最受欢迎的人”,并对莫迪为推动印以关系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sup>⑤</sup>

从印度的角度看,发展对以关系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防务合作、反恐与科

① Gastón Dubois, “UAE Is Interested in Indian Low-Cost Satellite Launch Vehicles,” *Aviacionline*, October 29, 2021, <https://www.aviacionline.com/2021/10/uae-is-interest-in-indian-low-cost-satellite-launch-vehicles/>,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2日。

② Ghaida Ghantous, “UAE Is Mediating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Says Senior Diplomat,” *Reuters*, April 1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uae-is-mediating-between-india-pakistan-says-senior-diplomat-2021-04-15/>,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7日。

③ 王晋:《浅析1992年后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13页。

④ 李赛:《莫迪执政以来印以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基于印度“巴以脱钩”外交视角的解读》,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1年第2期,第59页。

⑤ 张书剑、张飞宇:《印以关系发展:印度由“不结盟”转向“亲西方”?》,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3期,第44页。

技交流三个层面。首先,在防务合作上,以色列是除俄罗斯之外的印度第二大军事装备进口国。2015~2019年,印度从以色列进口的武器装备增加了175%,占据以色列出口总量的45%,平均每年花费10亿美元,主要包括各种武器系统、导弹和无人机。<sup>①</sup> 2021年10月,两国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建立一项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计划,这将进一步强化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其次,在反恐合作上,印以两国均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以色列长期受到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度则深受跨境恐怖集团和极端分离主义的困扰。印度希望向以色列学习先进的反恐经验,从该国引进尖端反恐装备,以提升本国的反恐能力。<sup>②</sup> 最后,在科技交流上,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科技中心,其农业、计算机、航空、太阳能、半导体和军工技术位居世界前列。从1993年时任以色列外长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访问印度开始,以色列和印度就在诸多科技领域开展合作。以农业为例,印度选择以色列作为农业领域的战略伙伴,该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引入作物多样性、提高生产力和提高用水效率。迄今为止,两国已经成功实施四期“印以农业行动计划”(Indo-Israel Agricultural Project,分别为2009~2011年,2012~2014年,2015~2017年和2018~2020年),2021年5月,两国签署了第五个“印以农业行动计划(2021~2023年)”,将与正在实施的“印度—以色列农业项目卓越中心”和“印度—以色列卓越村”计划一起,提高印度的农业科研水平和作物产量并通过运用先进的管理体系促进农民增收。<sup>③</sup>

综上所述,阿联酋和以色列是印度在中东地区联系较为紧密的两个国家,印度总理莫迪自上任以来进一步强化了与阿联酋和以色列两国的合作关系,印度介入中东事务的能力与意愿均有所提升。因此,加入一个由以阿印美组成的中东“四方机制”,有利于印度通过构建“印度—亚伯拉罕联盟”(Indo-Abrahamic Alliance)改变西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进一步扩大印度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强印度在该地区的物质性收益并助推印度大国地位追求的实现。

## (二) 平衡中国、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尽管以阿印美均声称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并不针对某一特定国家,但从印度的对外行动及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可以推断,平衡中国、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重要动因之一。

首先,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具有对冲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考量。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印度对中国崛起呈现一

<sup>①</sup> Anna Ahronheim, "Israel, India to Build 10-Year Defense Cooperation Plan," *The Jerusalem Post*, October 31, 2021,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israel-india-to-build-10-year-defense-cooperation-plan-683591>, 上网时间:2022年6月4日。

<sup>②</sup> 武琼:《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动力及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2页。

<sup>③</sup> "India-Israel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News On Air*, <https://newsonair.com/2021/06/11/india-israel-agreement-on-agriculture-cooperation/>, 上网时间:2022年6月6日。

种较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中印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近似,均面临开放体系中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中印两国均为新兴工业大国,都追求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印两国均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激进、强制性的减排计划,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碳排放权等同于发展权,必须维护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利,而发达国家应肩负起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此外,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重要代表和欧亚地区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国怀有疑惧甚至敌对情绪,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中印边境纠纷。1962年两国边境发生严重冲突事件,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逐步回暖。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以后,两国在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深入合作,但边境问题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如2017年中印边境发生洞朗对峙事件,2020年中印发生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

第二,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被印度视为威胁。自2013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不断加深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基建合作。以港口为例,中国参与投资并建设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的索纳迪亚港以及缅甸的一些港口。印度将此类正常的商业活动视为中国追求“遏制”或“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的步骤之一。<sup>①</sup>

第三,印度误读中巴友好关系。印度认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支撑其宿敌巴基斯坦与印敌对的深层动因之一,中巴之间的武器研发供销合作、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中巴经济走廊”)极大滞缓了印巴之间的实力对比转换。此外,印度还认定中巴之间的地区合作阻碍了印度在周边区域发挥影响力。2022年3月31日,中国、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外交部长在中国安徽屯溪出席参加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印度因不是阿富汗邻国未获主办国中国邀请参会,却被印度解读为中国刻意把印度排除在阿富汗战后重建进程之外。<sup>②</sup>由此,印度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和多边机制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包括拒绝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日澳构建印太“四国机制”,并加强对周边小国的经略、施压与拉拢。

具体到中东地区,印度也积极运用软硬实力平衡中国在此区域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整体而言,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政治上超然物外、经济上深度介入、安全上加强合作的综合路径,在奉行平等与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民族、

<sup>①</sup> Ashley S. Townshend,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Outlook India*, February 3, 2022, <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chinas-string-of-pearls/278432>, 上网时间:2023年4月17日。

<sup>②</sup> Yeshe Seli, “Diplomatic Standoff with China Continues as India Kept Out of Meeting on Afghanistan,” *The New Indian Express*, March 29, 2022,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world/2022/mar/29/diplomatic-standoff-with-china-continues-as-india-kept-out-of-meeting-on-afghanistan-2435540.html>, 上网时间:2022年6月9日。

不同宗教、不同政治势力的国家同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涉及中东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依法行使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权,推动有关冲突各方通过和谈及真正多边主义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倡导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共赢。<sup>①</sup>当前,埃及、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巴林、伊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sup>②</sup>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和中东国家各领域合作快速推进,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其中,沙特已成为中国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中国与阿联酋、以色列、埃及等国积极开展高铁修建、港口投资扩建等基建合作。2021年3月,中国与伊朗签署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涉及政治、战略和经济合作。<sup>③</sup>此外,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不断加深,2004年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截至2021年7月,该论坛已举办9届部长级会议、17次高官会,并召开了6次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为双方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④</sup>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中东国家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初中国抗疫的艰难时刻,中东国家第一时间为中国捐赠抗疫物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中东地区后,中国也通过援助抗疫物资、举办专家视频会、派出医疗专家组等方式帮助中东国家抗疫。<sup>⑤</sup>总而言之,中国与中东国家日益深化合作,而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印度则极力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中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力,加入中东“四方机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除中国因素外,巴基斯坦与美国传统上的盟友关系以及在中东地区较大的影响力也是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重要动因之一。就巴美关系而言,冷战时期,巴基斯坦是美国与苏联对抗的盟友之一,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后勤支持和情报获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巴两国在反恐理念与利益诉求上开始出现分歧。2011年“基地”组织头目本·拉

① 钮松:《新时代中国参与解决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述评》,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2期,第18-37页。

②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年2月7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上网时间:2022年6月11日。

③ Mehwish Kayani, “BRI Project Thriving in Middle East,” *Modern Diplomacy*, April 5, 2021,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1/04/05/bri-project-thriving-in-middle-east/>,上网时间:2022年6月12日。

④ 《中阿合作论坛——关于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网,2018年11月16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gylt/200903/t20090306\\_6566932.htm](http://www.chinaarabcf.org/chn/gylt/200903/t20090306_6566932.htm),上网时间:2022年6月12日。

⑤ 《央视国际锐评:面对疫情,中阿加强合作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央视网,2020年7月13日,<https://news.cctv.com/2020/07/13/ARTIQIoLUCc6V8YofUwKdHnn200713.s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登在巴基斯坦境内被击毙,标志着美国持续十年的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以迟滞中国崛起。在美印巴三角关系中,美印关系逐渐走进,美巴关系则日益疏远。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需要印度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走进及美国对印度的倾斜加深了美巴之间的战略互疑。2009年美国发明“阿富汗—巴基斯坦”(AF-PAK)一词暗示巴基斯坦反恐不力,<sup>①</sup>奥巴马两届任期间没有访问过巴基斯坦,特朗普在任时则大幅削减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相反,美国对印度却日益重视,奥巴马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访问印度,并将美印关系定义为“21世纪的决定性伙伴关系之一”。<sup>②</sup>特朗普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拜登政府进一步加深与印度在印太区域的战略合作。在此过程中,美国对印度表现出极大热情和较高容忍度。例如,尽管美国反对印度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但印度执意购买后并未受到任何惩罚,美国对此表现十分克制。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印度并没有追随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谴责或制裁,反而是大量进口俄罗斯低价原油,美国对此也仅仅是隐晦地表达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利用对巴基斯坦的优势,莫迪总统加强了对印控克什米尔的管控,并于2019年8月5日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

就巴基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言,巴基斯坦与沙特、土耳其和伊朗等中东地区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与沙特同为伊斯兰国家,两国在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沙特是巴基斯坦重要的能源、侨汇和投资来源国。而巴基斯坦是沙特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除了充当沙特军队的教官和顾问,还有约5,000名巴基斯坦军人驻扎在沙特以保卫其政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导人均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土总统埃尔多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同时谴责印度在该地区施行的压迫政策。伊朗在2015年被解除部分制裁后,同巴基斯坦在边境安全、阿富汗问题以及双边贸易等方面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sup>③</sup>对此,印度深化与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对巴基斯坦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以色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而且以色列是军事强国,和印度的相关军事合作将会给巴基斯坦造成较大压力。印度选择和阿联酋深化关系,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以此减弱整个伊斯兰世界对印度的排斥,降低宗教因素在印度发展与中东国家关系中的负面作用。

① Ishtiaq Ahmed, “The US AF-PAK Strateg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akista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37, No. 4, 2010, pp. 191–209.

② John Kerry and Penny Pritzker, “How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uilding a 21st-Century Partnership,”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24, 201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5/09/24/how-india-and-the-united-states-are-building-a-21st-century-partnership/>,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5日。

③ Fraz Naqvi, “Prospects of Middle Eastern Qua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kistan,” *Focus*, December 2021, p. 13, <http://irs.org.pk/Focus/10FocusDec21.pdf>,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5日。

综上所述,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对中东影响较大的两个域外国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可以平衡中巴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减弱两国在印度周边地区所带来的战略压力。

### (三) 对冲未能加入 RCEP 带来的损失

2020 年 11 月 15 日,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视频会议后,东盟 10 国与中日韩、澳新 5 国共同签署 RCEP,标志着历经 8 年谈判,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区正式建立。2022 年 1 月 1 日,该协定正式生效。然而,该协定原计划由包括印度在内的 16 个成员国组成,印度在参与前期谈判后,却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第三次 RCEP 领导人会议上宣布退出该协定。莫迪总理在会议上给出的理由是:“目前的 RCEP 协议形式并未充分体现 RCEP 的基本精神和商定的指导原则。它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印度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可能加入 RCEP 协定”。<sup>①</sup>

具体而言,印度退出 RCEP 谈判有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印度不加入 RCEP 与其国内脆弱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联。在货物贸易方面,印度的制造业和农牧业竞争力不强。印度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有待提高。一旦降低关税,印度国内市场将受到中国、越南等国家廉价制造品的冲击;印度虽为农业大国,80%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畜牧业竞争不过高度机械化现代化生产的澳新,水果产业竞争不过气候条件更为优越的东南亚诸国。<sup>②</sup> 在服务贸易领域,印度优势明显。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8 年印度是全球第八大服务出口国和第十大服务进口国<sup>③</sup>,在信息技术和商业服务领域被誉为“强国”。印度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以及软件、医疗等领域的高技术人才,故印度希望通过其他国家放宽自然人流动限制来发挥其优势以弥补在货贸方面的损失,但印度的这一诉求并未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这是导致印度最终退出 RCEP 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④</sup> 此外,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一方面,印度农业、制造业领域的游说集团通过游行、示威给执政当局施压,认为一旦向外国农产品和工业制造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将使它们处于严重不利地位,甚至有可能消灭印度的小型家庭农场和手工家庭作坊制造业,造成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尽管反对党国大党与执政党人民

① Suhasini Haidar and T. C. A. Sharad Raghavan, “India Storms Out of RCEP, Says Trade Deal Hurts Indian Farmers,” *The Hindu*,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decides-against-joining-rcep-trade-deal/article61623346.ece>,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17 日。

② 王海培:《印度的 RCEP 困局困住了谁?》,载《中国外资》2022 年第 5 期,第 33 页。

③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 51,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19\\_e/wts2019\\_e.pdf](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2019_e/wts2019_e.pdf), 上网时间:2023 年 4 月 18 日。

④ “RCEP: Redefining India’s Trade in Services Agenda,” *Financial Express*, November 19, 2019,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opinion/rcep-redefining-indias-trade-in-services-agenda/17-68380/>,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2 日。

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对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不信任,倘若莫迪政府强行加入 RCEP,势必会引起国大党的强烈反对,进而动摇其执政地位。<sup>①</sup>

就外部因素而言,印度拒绝加入 RCEP 与担心中国主导该协定有关。尽管 RCEP 由东盟发起,且谈判过程始终以东盟为中心,但鉴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据 RCEP15 国总量的 70%,人口占比为 60%,印度担忧中国最终将凭借其强大体量主导 RCEP。此外,印中之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264.6 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为 1,034.7 亿美元,逆差额为 770 亿美元,高于 2017~2018 年的 630 亿美元、2018~2019 年的 535.7 亿美元,2019~2020 年的 486.5 亿美元,2020~2021 年的 440.2 亿美元。印度主要从中国进口电气和电子产品、机械和化肥等成品或增值产品,其中,电气、电子产品和机械约占进口总额的 50%,而印度主要向中国出口铁矿石、金属等原材料或中间产品。<sup>②</sup> 因此,印度担心降低相关商品的关税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与此同时,美国对印度的拉拢也是印度退出 RCEP 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使得印度通过加入 RCEP 以对冲 TPP 消极影响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重振印太战略,并把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明确了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印度由此认为其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了左右逢源的腾挪空间,遂退出由中国主导的 RCEP,转而向美欧靠拢,这样既可以逐渐融入美欧贸易体系,也有利于提高以后再次加入 RCEP 时的议价能力和谈判筹码。

印度退出 RCEP 虽然有利于保护其农业、制造业的生存,但长期来看,印度失去了一次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机会。RCEP 生效后,各成员将逐步降低直至取消一系列商品和服务关税,并制定投资和竞争规则,以及确保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有利于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世界对多边主义理念的支持。印度退出 RCEP 使印度公司错失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印度过去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表明,双边自由贸易导致印度对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出口增加,而从日本等国进口的商品和工业用品价格下降则

<sup>①</sup> Surupa Gupta and Sumit Ganguly, "Why India Refused to Join the World's Biggest Trading Bloc,"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3, 20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23/why-india-refused-to-join-rcep-worlds-biggest-trading-bloc/>,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3 日。

<sup>②</sup> Pia Krishnankutty, "The Long Road to Atmanirbhar Bharat: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Hit Record \$ 77 Bn in FY22," *The Print*, April 25, 2022, <https://theprint.in/economy/the-long-road-to-atmanirbhar-bharat-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hit-record-77-bn-in-fy22/926987/>,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

有利于提高印度的生产能力。<sup>①</sup> 此外,印度的消费者将受益于质优价廉的商品,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也将为印度民众创造新的就业岗位。<sup>②</sup> 总之,印度虽然避免了参与区域经济集团带来的短期阵痛,但也失去了以较低成本融入亚洲产业分工体系的机会。

印度积极采取措施以弥补未能加入 RCEP 带来的损失。退出 RCEP 后的印度沦为世界贸易条件最不利的大型经济体,其出口面临巨大挑战,由此印度积极增加自由贸易协定(FTA)覆盖,以规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sup>③</sup> 印度于 2022 年 2 月与阿联酋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与澳大利亚在 2022 年 4 月签署临时自贸协定,并最终于 2022 年底达成完整的印澳自贸协定。除此之外,印度还积极与加拿大、以色列、英国和欧盟等经济体开展自贸协定谈判。<sup>④</sup> 在此背景下,以阿印美中东“四方机制”得以建立,成为印度应对退出 RCEP 导致出口困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减缓全球贸易的重要举措之一。

当然,除增强与阿以两国关系、制衡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弥补未能加入 RCEP 带来的损失三点原因外,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也有很强的秩序利益导向。换句话说,印度对作为印太区域重要玩家的自我认知,使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将中东“四方机制”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实现联动以重构有利于己的印太和亚洲地区秩序。印度敏锐地捕捉到美国为应对大国竞争所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以及把印度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点的信号,并借此极力把印度塑造为新时期地缘政治竞争中的第三方力量,适时而动、腾挪转移,谋求印度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印度学者伊沙尼·阿格尼霍特里(Ishani Agnihotri)所言,中东“四方机制”构建了以色列创新技术、美国全球工业专业知识、阿联酋经济资源和印度市场领先地位的独特组合,共同带来了可以造福当今全球经济秩序的可持续性的竞争机会。对印度而言,中东“四方机制”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塑造全球社会经济安全结构的领导角色,表明印度不再满足于仅做中东局势的旁

① Surupa Gupta and Sumit Ganguly, “Why India Refused to Join the World’s Biggest Trading Bloc”.

② Simi Mehta, “The RCEP Minus India: Reas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ruary 19, 2020, <https://saisreview.sais.jhu.edu/the-rcep-minus-india-reasons-and-implications/>,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8 日。

③ 毛克疾:《印度缘何“反常”密集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载《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0 期,第 31 页。

④ Amit Kapoor and Akshay Bhambri, “A Preferential Route: Effectiveness of FTAs in Indian Exports,” *The Economic Times*, May 4, 2022,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a-preferential-route-effectiveness-of-ftas-on-indian-exports/articleshow/91294341.cms>, 上网时间:2022 年 6 月 29 日。

观者,而要主动深化与中东各国关系、加大印度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力度。<sup>①</sup> 印度学者曼贾里·辛格(Manjari Singh)认为,尽管当前中东“四方机制”主要以粮食、能源、贸易、气候治理等功能性合作为主,但鉴于四国比较优势的互补性,该机制今后有可能发展为一个战略集团。<sup>②</sup>

### 三、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影响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不仅对其自身意义重大,也给中东地区和全球政经格局带来一定影响。下文将从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对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影响作简要论述。

#### (一) 国家层次

对印度而言,加入中东“四方机制”意味着印度外交政策重点从“东望”转向“东西并重”。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逆转,印度的盟友苏联解体,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乘机在世界各地拓展势力。印度在对外部环境与自身实力评估之后,认为与经济发展较快的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加强联系是印度摆脱困境实现破局的一条出路。1991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提出了“东望”政策,并为后来的瓦杰帕伊和辛格内阁所严格执行。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印度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迅速推进,印度于1992年成为东盟的行业对话国,1995年升级为全面对话伙伴关系;相继与韩国(2010年)、东盟(2011年)、日本(2011年)签署自贸协定。印度还通过与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国家举行联合演习以及军队高层互访等方式加强双边军事联系。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把“东望”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亚太区域为印度外交的重点方向。<sup>③</sup>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也一直在印度外交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印度前总理辛格在任时提出“西望”政策,莫迪上任后进一步推出“西联”战略,力图加强与印度洋岛国、东非、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的联系。<sup>④</sup> 2021年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再次印证了印度外交“东西兼顾”的特征,印度认为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不断拓展印度的全球存在和地缘影响有利于印度“做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实现。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所言,印度是印太区

① Ishani Agnihotri, “I2U2: The Aspects and the Prospects,”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ugust 16, 2022, [https://www.icwa.in/show\\_content.php?lang=1&level=1&sid=7760&id=5166](https://www.icwa.in/show_content.php?lang=1&level=1&sid=7760&id=5166), 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5日。

② Manjari Singh, “I2U2: A Strategic Bloc or a Minilateral Partnership?,” *The Defence Horizon Journal*, July 22, 202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62396666\\_I2U2\\_A\\_Strategic\\_Bloc\\_or\\_a\\_Minilateral\\_Partnership](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62396666_I2U2_A_Strategic_Bloc_or_a_Minilateral_Partnership), 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6日。

③ 杨思灵:《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载《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6期,第82-83页。

④ 蓝建学:《印度“西联”战略:缘起、进展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64页。

域最大、最重要、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之一,印度在中东与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有着长期的接触史,借助中东“四方机制”,印度能够像美国一样帮助以色列在深化融入该地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sup>①</sup>

此外,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也标志着印度与美国的合作从印太扩展到中东地区。印美合作源于两国对彼此的战略需求。从奥巴马执政开始,美国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有超越美国的潜力。在向中国提议构建中美“G2”模式遭拒后,美国认为到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寄居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必须在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前对其进行阻遏。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被进一步升级为印太战略,美国开始切实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军,让欧洲、亚太地区的盟友分摊更多军费,同时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以把更多资源聚焦于国内建设和大国竞争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进一步扩充了印太战略的内涵,希望通过基建投资、网络安全、供应链重塑等议题吸引更多中间力量以构建反华阵营。即使俄乌发生冲突后,美国依然派遣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高层公开宣称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sup>②</sup>在美国近几届政府的认知中,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又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同时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是美国应对中国的天然盟友。

在中东地区,美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美国认识到在其从中东战略收缩之前,必须解决巴以矛盾和伊核问题两大问题。对于前者,美国近些年来暗自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后者,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修复与伊朗的关系,尽管尚未返回伊核协议,但美伊紧张关系相对于特朗普时期已经显著降温。为保险起见,引入一个域外大国代替美国发挥地区安全稳定器的作用便成为美国的一个选项,正是出于这一考量,美国邀请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当然,印度与美国在合作过程中,并非仅仅是被选择的一方,实际上,美国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中东“四方机制”中都给予了印度相当大的自主性,这是印度近些年来持续主动深化对美关系的深层动因之一。

## (二) 地区层次

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或有利于该区域海上安全的维护。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威胁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即苏伊士运河受到的恐怖主义威胁,亚丁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海盗威胁,美欧及其海湾盟友与伊朗关系紧张造成的波斯湾航

---

<sup>①</sup> Prashant Jha, “Like Quad, I2U2 Can Become a Central Feature of Middle East: NSA Sullivan,” *Hindustan Times*, July 14, 2022,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like-quad-i2u2-can-become-a-central-feature-of-middle-east-nsa-sullivan-101657769038856.html>, 上网时间:2022年10月16日。

<sup>②</sup> Elbridge A. Colby, “The U. S. Must Support Ukraine, but China Must Be Our Priority,” *Time*, February 27, 2022, <https://time.com/6152096/us-support-ukraine-china-priority/>,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日。

行自由威胁。<sup>①</sup>为此,世界主要大国均采取一定行动或建构多边机制来确保中东周边海域的航运安全。2019年7月,为应对中东地区国际水域合法海员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流动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组建国际海事安全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Construct, IMSC),该组织总部位于巴林,拥有美国第五舰队,现有阿尔巴尼亚、巴林、爱沙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和美国等9个成员国。2019年11月7日,联盟特遣警卫部队(Coalition Task Force Sentinel)成立,旨在对某些国家支持的“恶意行动”迅速做出反应,并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往船只提供安全保障。<sup>②</sup>由于跨大西洋国家对伊朗的政策差异,欧盟成员国拒绝加入IMSC,而是发起了自己的倡议,即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监督机制”(European Maritime Awarenes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EMASOH),其军事部门为阿吉诺(Agénor)。该倡议由法国于2020年1月发起,旨在促进海湾地区局势降级,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周围海域的航行自由,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法国海军基地。2022年2月,欧盟理事会讨论将“协调海上存在”(Coordinated Maritime Presence, 简称为CMP)概念扩展到印度洋西北部,并将该区域视为欧盟的“海上利益区”(maritime area of interest, 简称为MAI),进一步明晰了中东周边海域安全关乎整个欧洲的战略利益。<sup>③</sup>印度近些年也不断加强其在西北印度洋的军事存在,通过双边演习、联合巡逻、训练、能力建设和海道测量,印度海军寻求与该地区海上力量建立更紧密的联系。<sup>④</sup>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将进一步巩固印度与中东伙伴国共同维护周边海域安全的成果,并提高西北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机制化程度。

此外,中东“四方机制”也有利于经济合作机制化程度的提高。长期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地区经济整合的内生动力不足,域外大国成为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美国发起“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U. S. -MEFTA)倡议,旨在逐步增加对中东的贸易和投资,并协助中东国家实施国内改革、建立法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并为该区域的开放、经济增长和繁荣奠定基础。但至今这一倡议尚未完全落实,美国仅与以色列、约旦、摩洛哥、

<sup>①</sup> Robert M. Shelala II,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Strategic Assessment,” *CSIS*, February 6, 2014,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40206\\_maritime\\_security\\_shelala\\_report.pdf](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40206_maritime_security_shelala_report.pdf), 上网时间:2022年7月5日。

<sup>②</sup> 参见国际海事安全组织官网: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Construct*, <https://www.imscsentinel.com/>, 上网时间:2022年7月5日。

<sup>③</sup> Cinzia Bianco and Matteo Moretti, “Europe’s Role in Gulf Maritime Security,”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y 9,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europes-role-gulf-maritime-security>, 上网时间:2022年7月3日。

<sup>④</sup> Abhijit Singh, “India’s Evolving Maritime Posture in the Indian Ocean: Opportunities for the Gulf,” *EDA Insight*, August 2020, <https://www.agda.ac.ae/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eda-insight-aug-2020-eng-abhijit.pdf?sfvrsn=6>, 上网时间:2022年7月4日。

巴林和阿曼五国达成双边自贸协定。<sup>①</sup> 2004 年 8 月 25 日,印度与海合会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做了初步准备,2006 年和 2008 年双方进行了两轮谈判,之后谈判陷入停滞。<sup>②</sup> 近些年来,印度与海合会成员互动频繁,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将双边关系提升新的高度,双方均有意愿重启自贸协定谈判。2022 年 2 月 18 日,印度和阿联酋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于 5 月 1 日正式生效。同年 11 月 24 日,印度与海合会(GCC)同意恢复自贸协定谈判,谈判的重点领域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技术转让。<sup>③</sup> 此外,印度与以色列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也在进行中,有望在 2023 年签署协议。<sup>④</sup> 随着更多自贸协定的签署,中东各国间经济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将得到提高。

除安全与经济层面,该机制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亦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中东各国或将被迫卷入全球大国竞争的漩涡之中。中东“四方机制”是美国战略收缩下的产物,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竞争以护持全球霸权地位是美国当前的战略重点,因此中东“四方机制”可被视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一个“配套项目”,用来策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在亚洲和中东地区日渐上升的影响力。<sup>⑤</sup> 而美国的中东战略一直以来以安全见长,存在明显的经济短板,把印度纳入中东“四方机制”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陷,发挥印度与阿联酋和以色列两国经济紧密联系的优势。美国整合印太战略与中东战略的图谋将进一步压缩中东各国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极端情况下中东各国将面临不得不选边站队的窘境。另一方面,该机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东地区初现的缓和态势,给地区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近些年来,受大国竞争、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加速调整,总体形势趋向缓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不断改善,沙特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土耳其主动缓和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

① Hasan Alhasan, “Extending the Indo-US Partnership to the Middle East: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Cooperation,” *Hoover Institution*, March 8, 2022,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extending-indo-us-partnership-middle-east-prospects-and-limits-cooperation>,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6 日。

② “India-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Negotiation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s://commerce.gov.in/international-trade/trade-agreements/indias-current-engagements-in-rtas/india-gulf-cooperation-council-gcc-free-trade-agreement-fta-negotiations/>,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9 日。

③ Shivangi Acharya, “India and GCC to Resume Free Trade Talks Covering Food, Energy Security,” *Reuters*, November 2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india-gcc-resume-free-trade-agreement-talks-minister-2022-11-24/>, 上网时间:2023 年 2 月 28 日。

④ Melissa Cyrill, “Updates on India’s FTAs in 2022,” *India Briefing*, May 27, 2022, <https://www.india-briefing.com/news/india-fta-negotiations-interim-agreements-status-update-2022-23513.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11 日。

⑤ Patrick Kingsley, “What Is the I2U2?,”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7/14/world/middleeast/i2u2-india-israel-uae-us.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10 月 16 日。

关系,沙特等逊尼派国家与伊朗增多接触。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加深互动,但为以色列与伊朗关系增添了变数,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有再次陷入阵营对立的可能。

### (三) 全球层次

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是小多边主义流行的新近例证,也预示着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博弈将更加深化。小多边主义是相对于多边主义而衍生出的一个概念,意指由较少成员组成的一种合作机制。在全球层面,世贸组织是典型的多边组织,囊括了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与之对立的奥巴马执政时的 TPP、特朗普执政时的新美墨加协定以及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典型的小多边机制。在区域层面,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域内外大国都基本尊重东盟的机制首倡权和中心地位,但近些年来日渐增多的“三边机制”(如日印澳、美日印、美英澳)和“四边机制”(如美日印澳、以阿印美)逐渐显现出脱离东盟中心、具有一定排他性的俱乐部特征、以议题为导向等特点,可被称为区域层面的小多边机制。小多边主义之所以流行,有大致三点原因。第一,部分国家对全球多边机制感到不满。正是由于对世贸组织所具有的“成员众多、议题复杂、利益分化、投票机制笨拙、执行机制缺失,相关议题难达一致”<sup>①</sup>等结构性低效的不满,特朗普政府才积极推动对其进行改革。第二,小多边主义具有灵活、高效、利益聚合等特征。小多边机制更易达成一致决策,更易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更易对非成员国家形成利益壁垒。第三,小多边主义是部分国家争夺规则制定权、重塑全球秩序的一种手段。当一种小多边机制站稳脚跟后,其可能向外扩展,将机制内的规则上升到地区乃至全球层次,以有利于己的规则在多边组织中发挥作用来维护自身利益。<sup>②</sup>当然,鉴于当下处于秩序转换时期,小多边主义的出现有其特定根源,如果对其加以管理(比如增强其开放性),小多边主义也可成为沟通双边关系和多边主义之间的桥梁。

此外,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竞争将更加激烈。新冠肺炎疫情是最近几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之一,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未来疫情能否尽快结束,经济发展能否复苏至疫前水平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大国竞争导致世界日益被分割成两个系统,严重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2008年以后,全球贸易扩张逐渐减速,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华加征关税及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了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全球部分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环节上的脆

<sup>①</sup> 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9页。

<sup>②</sup> 陈庆鸿:《当前亚太小多边合作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62页。

弱性。<sup>①</sup>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重构产业链,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产业链的本土化或区域化,比如美欧开始大力投资国内关键产业,吸引制造业回流;第二个方面是加强高科技研发,争取占据产业链上游位置。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利于整合各国优势产业,优化供应链,以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 四、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后面临的挑战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是印度与其他三国共同利益导向的结果,但该机制的固有特性、中东地区的复杂博弈以及印度自身能力与意愿的鸿沟一定程度上会制约该机制进一步的发展,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后仍面临诸多挑战。

### (一) 效力存疑:合作形式松散与执行效率低下影响该机制发挥作用

中东“四方机制”刚建立不久,其未来发展仍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但从目前看,由于缺乏明确的合作议程,该机制在内部凝聚力、合作驱动力、机制有效性和延展性等方面均未显示出乐观前景,若缺乏进一步的投入可能沦为仅具有象征意义的非正式论坛。<sup>②</sup>该机制的进一步发展至少取决于以下三点:第一,其能否进一步机制化。定期高层会晤、日常联络安排、切实的合作项目落实等是维持机制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其能否得到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大国所具有的资源 and 权力对一个机制或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雏形出现在 2007 年,但因遭到反对而被搁置,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重启这一机制。截至目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已经召开多次领导人峰会,并就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海上安全、互联互通、高新科技等多个议题开展合作,机制化程度大大提升,逐渐从一个论坛性质的松散网络演变成具有实质内涵的合作平台。与印太地区相比,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是否还有足够意愿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尚有待观察。第三,中东“四方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与该地区的需求进行深度对接。当前,国际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各种“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中东地区权力分布形成新的格局,各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出不同特点,脆弱国家面临着地区环境剧变和本国身份危机的双重冲击。中东各国亟需的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与增长,而非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民主改造冲动,是基建、通信、民心领域的互联互通,而非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是巴以和谈、教派和解与多元文明的共存共荣,而非激化矛盾、拉帮结派或极限施压。

### (二) 目标趋异:四国的目标不尽一致

首先,尽管阿以经贸、科技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但巴以问题始终是存在于两

<sup>①</sup> 王晋斌:《慢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新态势》,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 年第 7 期,第 26 页。

<sup>②</sup> 丁隆、张菡文:《“中东版四方安全对话”:没有前途的“清谈会”?》,第 48 页。

国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以色列拒绝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让步,超过80%的以色列人坚决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时任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新定居点。<sup>①</sup>每一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爆发冲突,都会引发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波动。2021年5月10日至11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再次升级,阿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谴责了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猛攻,并谴责以色列驱逐谢赫·贾拉居民区数十个巴勒斯坦家庭的行为。<sup>②</sup>

其次,四国对于中国存在不同的看法。阿联酋、以色列两国与中国不存在领土纠纷,也无意配合美国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而是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合作共赢的机遇。印美对中国的看法则相对负面,两国倾向于把中国建构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

最后,美以与印阿对伊朗存在不同的立场。与美以和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不同,印度与阿联酋则致力于与伊朗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印度对伊朗的战略需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石油,伊朗是印度主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在印度的能源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二是中亚,苏联解体之后,印度与伊朗在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上存在共同利益。三是阿富汗,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伊朗两国均强烈反对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塔利班被推翻后,印度伊朗积极与阿富汗民选政府发展友好关系。四是南北交通走廊,伊朗的恰巴哈尔港主要由印度开发,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让两国进入阿富汗和中亚市场,它被设想为大型国际南北过境走廊的一部分。<sup>③</sup>阿联酋与伊朗虽存在教派分歧与领土纠纷并且在也门冲突上持有不同立场,但其外交政策较为开明灵活,对伊朗保持相对克制和温和,近年来有与伊朗改善关系的迹象。2020年3月,阿联酋向伊朗运送32吨医疗用品,支持伊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sup>④</sup>2022年7月15日,即以阿印美四国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谈后的第二天,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在接受采访时说,阿布扎比不支持对伊朗采取对抗策略的观点,并

<sup>①</sup> Abdulkhaleq Abdulla, "The Two Pillars of the Abraham Accords," *Middle East Institute*, August 12, 2021,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two-pillars-abraham-accords>,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sup>②</sup> Ishaan Tharoor, "The Abraham Accords Have Already Become a Middle East Afterthough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1,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05/12/israel-palestinians-abraham-accords/>,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6日。

<sup>③</sup> Rekha Dixit, "New Quad of India, US, Israel, UAE Showing Synergy, Says New Israel Ambassador," *The Week*,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theweek.in/news/india/2021/10/28/new-quad-of-india-us-israel-uae-showing-synergy-says-new-israel-ambassador.html>, 上网时间:2022年7月19日。

<sup>④</sup> "UAE Sends Supplies to Aid Iran in Coronavirus Fight," *Arab News*, March 17, 2020,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642546/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1日。

表示“中东版北约”是一个“理论性”概念,对抗并非阿布扎比的选项,阿联酋不会加入任何将对抗作为方向的国家组织。<sup>①</sup>

### (三) 安全风险:地区矛盾激化可能使印度深陷其中

印太地区虽然也存在诸多争议和分歧,但这些争议和分歧并没有影响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蓬勃发展,进而形成了人们所惯称的一种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比如,尽管中国和越南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但两国在过去 25 年的贸易仍以年均 20% 的速度增长。<sup>②</sup> 与印太不同,中东地区持续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2010 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2011 年以来的叙利亚内战,2014 年以来的也门内战,2014~2016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攻城略地,这些危险事件仍持续袭扰着中东和平与安全。中东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教派间与教派内冲突共存,国内矛盾与地区矛盾并行。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历史累积因素,自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地区就因民族、宗教、主权、地区领导权等问题纠缠不清,时常爆发冲突,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冷战结束后,被美苏争霸所掩盖的地区矛盾进一步激化,成为世界动荡之弧的一部分;二是因为发展滞后阻碍了区域安全的治理,中东大多数国家还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部分国家更是长期面临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通货膨胀、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严重危及国家稳定;三是由于域外大国的干涉使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在伊核问题上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均严重威胁地区安全。<sup>③</sup> 近几年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有所缓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拜登上台后对伊核问题的调门有所降低,沙特和伊朗也增多了接触,中东“四方机制”本身也蕴含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宗教共存的象征性意义,但真正走向宗教和解,进而构建起中东地区安全共同体仍任重道远。一旦该地区矛盾再次激化,印度作为地区机制的域外成员可能被迫牵连其中。

### (四) 理念落后:小圈子的思维不符合时代潮流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一方面重返《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制度,努力消除前任特朗普政府频繁“退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扩展印太联盟体系,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比如强化美日、美韩双边联盟,升级“五眼联盟”,进一步落实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并成立新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以阿印美四国在已经培育成熟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依然寻求建立所谓

<sup>①</sup> John Irish, “UAE Working to Send Envoy to Iran, Against Anti-Iran Axis, Official Says,” *Reuters*, July 1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uae-working-send-envoy-iran-against-anti-iran-axis-official-2022-07-15/>,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22 日。

<sup>②</sup> Mohamed Zeeshan, “There’s a New Quad in Town: India, Israel, US, UAE,” *The Diplomat*, November 4,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theres-a-new-quad-in-town/>,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22 日。

<sup>③</sup> 全菲:《中国倡议助力中东安全构建》,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12 月 23 日,第 6 版。

中东“四方机制”，这与美国所倾向的小圈子思维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中东“四方机制”是美国“圈子多边主义”的最新动作，美国力图借此把中东作为中美博弈的新场域，在中东排斥和挤压中国。<sup>①</sup>但奉行冷战思维、挑起地区对抗、搞集团政治的“小圈子”不符合时代潮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历史大势。<sup>②</sup>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亚太各国反对大国地缘对抗，积极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印度也明确反对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军事化，而是希望该机制能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安全、卫生、气候变化和一系列其他问题。<sup>③</sup>印度、阿联酋则明确表示中东“四方机制”以贸易、基建、海上安全等议题为主，反对在主要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因此，可以设想，若美国以强硬态度逼迫其中东伙伴国减少与中国、俄罗斯的合作，会激化大国竞争、威胁地区稳定以及损害其伙伴国的根本利益，进而降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和影响力。

#### （五）自主关切：若该机制进一步升级为排他性封闭组织将威胁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自1947年建国以来，独立自主一直是印度政府所标榜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之一。冷战时期，印度通过领导不结盟运动彰显其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冷战结束后，印度借独立自主口号阻遏其他大国介入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以实现其在该地区称霸的目标。莫迪政府执政后，印度依然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南北方、东西方之间实施平衡外交。在全球层面，印度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均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尽管莫迪政府执政以来中印两国边境纠纷有过数次激化，但两国经贸合作的大局并未受过多影响。印度虽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但并不唯美国是从，印度不同意四国机制军事化，强调其以功能性合作为主。俄罗斯是印度的传统友好国家，印度与美国走进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的高水平战略合作均未影响印度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双方在能源、防务上保持密切合作。在地区层面，莫迪政府在中东国家之间以及中东国家与域外国家之间采取了较为巧妙的平衡策略，主要表现为保持印度与沙特伊朗关系、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以及美国伊朗关系的平衡。<sup>④</sup>中东“四方机制”的建立对印度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可信性造成了一定冲击，部分中东国家质疑印度是否已经倒向美国而放弃了平衡

① 丁隆、张菡文：《“中东四方机制”成不了反华联盟》，载《环球时报》2021年10月28日，第14版。

② 张梦旭、韩晓明、张志文：《抵制“小圈子”思维 共筑亚太合作“大舞台”》，载《人民日报》2022年5月11日，第15版。

③ Rekha Dixit, “New Quad of India, US, Israel, UAE Showing Synergy, Says New Israel Ambassador,” *The Week*,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theweek.in/news/india/2021/10/28/new-quad-of-india-us-israel-uae-showing-synergy-says-new-israel-ambassador.html>, 上网时间：2022年7月24日。

④ 曾向红、陈明霞：《追求“领导性大国”：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中东政策》，第42页。

外交政策。此外,尽管从建立至今,中东“四方机制”确实以经贸合作为主,但鉴于美国在印太地区持续主动升级大国竞争,一旦中东“四方机制”在美国压力之下进一步升级为排他性的封闭组织,印度中东外交政策的回旋空间将大为缩减。

#### (六) 能力不足:无法单独提供地区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指“相对私人产品而言的、所有社会成员可以同时消费且每个成员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消费的集体产品”。<sup>①</sup>相应地,地区公共产品是为特定区域所供给的集体产品,而大国或大国主导的地区组织往往是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方,以换取小国对其地区领导者身份的支持。中东地区因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对经济、安全以及人文方面的地区公共产品需求巨大,十分期待介入中东事务的域外大国能够弥补该地区公共产品的赤字问题。以亚丁湾海盗问题为例,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亚丁湾海盗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亚丁湾作为重要的航道,对全球货物贸易以及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具有重要意义,来自索马里、也门等国家的海盗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威胁地区安全秩序,进一步扩大该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赤字。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大国,且在中东存在重要战略利益,对亚丁湾的海盗问题一直比较关注。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印度常年保持 1~2 艘军舰在亚丁湾附近海域进行反海盗巡逻,但印度偏好独自行动,几乎不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执行反海盗行动的海军协调活动,比如印度拒绝参加由美国发起的共 20 多个国家组成的 151 联合特遣队。<sup>②</sup>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的整体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其单独为西北印度洋地带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产品,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印度外交政策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影响。近些年来,印度逐渐与其他国家加强在亚丁湾海域的反海盗合作,如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19 日,印度和欧盟在亚丁湾举行了包括直升机在甲板上降落、海上复杂战术演练、实弹射击、夜间联合巡逻等项目在内的反海盗演习。<sup>③</sup>

## 五、结语

中东“四方机制”具有成员多元、模式灵活、目标温和、合作务实等鲜明特征。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中东的战略性地缘位置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战略收缩等是印度能够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而强化与阿以两国的合作关系、平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中东的影响力、对冲未能

<sup>①</sup>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p. 387-389.

<sup>②</sup> [澳]大卫·布鲁斯特:《印度之洋:印度谋求地区领导权的真相》,杜幼康、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8 页。

<sup>③</sup> 张海潮:《俄媒:印度和欧盟举行亚丁湾反海盗演习,并在索马里沿岸公海阅兵》,环球网,2021 年 6 月 22 日,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3dbU2YILCB>, 上网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

加入 RCEP 带来的损失是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主要动因。印度加入该机制对印度、中东地区、全球层面均带来一定影响。首先,加入中东“四方机制”意味着印度外交政策重点从“东望”转向“东西并重”,以及印度与美国的合作从印太扩展到中东地区。其次,这一机制的建立或有利于该区域海上安全的维护,以及经济合作机制化程度的提高。最后,该机制的建立是小多边主义流行的新近例证,展望未来,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博弈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竞争将更加激烈。今后,中东“四方机制”以及印度在中东地区的经营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该机制效力存疑、成员国目标趋异、中东地区安全风险较大、该机制理念落后,以及印度的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等。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渐模糊,一国的外交政策与整体世界格局深度关联。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并非孤立的、静态的、无足轻重的国际事件,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一些国际关系新动向与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美国世界观的改变与全球大战略的调整。在反恐战争时期,美国把中国、俄罗斯、西欧等国家视为反恐的功能核心,而把非洲、中东和中亚视为不稳定地区与动荡之源,在美国大战略转变之后,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重启使得美国有着强烈的构造包围中俄的小圈子机制的冲动。其二,霸权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过程中,诸多区域或次区域原有的安全结构或地区秩序有所松动,如何填补权力真空、重塑区域秩序是当今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三,在民粹主义兴盛、大国竞争迭起、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情况下,未来的道路是再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抑或区域化、集团化?世界将演变为一球两制还是维持基本的大国协调与全球共识?这既是一个世界体系依其自身规律客观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主要大国主动塑造有为之的结果。其四,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非传统与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经济的增速与有机联系,在增量有限、存量竞争的当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大国如何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与互动将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

中国应密切关注印度在中东地区的新动向以及印度与美国互动的最新进展,把对印关系纳入大国博弈与世界秩序转型的视野内,争取做到眼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利益与道义的有机融合,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包澄章)

militarization. While the AI militarization is currently promoting tactical innovation, it has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cluding accelerating the arms race, raising the risk of “accidental war”, and increasing the scope of regional humanitarian disasters.

**Key Words** Militarization of AI; Israel; Technology to Win; Three-Circle of Threats; Arms Race

**Author** WU Qiong, Ph. D. candidat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 109 The Impact of the Hajj Management in Brunei on Brunei-Saudi Arabia Relations

**Abstract** Hajj management in Brunei affects the maintenance of Brunei’s relationship with Saudi Arabia, which is in control of holy sit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vereignty.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has effectively deepen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runei-Saudi Arabia friendship.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the 1980s, Brunei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that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 taking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united with departments for joint management. The hajj mechanism emphasiz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Brunei hajj affairs. Hajj management has influenced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Brunei’s bilateral interaction with Saudi Arabia.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Brunei,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lations have become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Brunei and Saudi Arabia, which has established a soci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Islamic countries, and promoted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the level, stability and diversity of thei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runei’s hajj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also conducive to overcoming some objective limitations in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it is a key factor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diplomatic relations.

**Key Words** Brunei; Saudi Arabia; Hajj Management; Bilateral Relation

**Authors** WANG Bo, Ph. D.,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U Rui,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128 The Motivation,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of India’s Joining the “I2U2”

**Abstract** Since October 18, 2021,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Israel and the UAE have begun to build the so-called “I2U2”. The institution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such as diverse countries’ types, the adoption of a minilateral model, no clear hostile objectives, and non-military cooperation as the mainstay. The normalization of UAE-Israeli relation based on the Abraham Accor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East,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between India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India to join the “I2U2”. As a major extraterritorial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its cooperation relations with the UAE and Israel, balancing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Pakistan, hedging the losses caused by not joining the RCEP, have pushed India to join the institution. India’s accession to the “I2U2”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India’s own country,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future, whether the institution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whether India can use this institution to achieve its desired goal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the institution including doubtful effectiveness, divergent goals, security risks, outdated concept, independence concerns, insufficient capacity.

**Key Words** India; “I2U2”; Minilateralism; Abraham Accords

**Authors** YANG Meng, Ph. D. candidat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ZHENG Xianwu, Ph. D.,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